

《思源》

第四期

2002. 9

推荐文章

For succeed: vision and common sense-----Samuel Kam

聚会记事

马年春节欢聚一堂-----梁谢军

心情文章

梦里山水-----王河生

读书心得

变化了，怎么办？-----王河生

学习心得

大学两年-----谢 虔

回首大一-----钟 镭

成长脚印

难忘的经历-----陈 灿

一次当法医的经历-----陈润泉

情怀往事

生命如此匆匆-----梁响华

附录

甘李奖学金信宜同学会通讯录

For success:
vision and common sense

I went to Berkeley in 1951 as a graduate student in the Chem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and left in 1953 with the M.s. degree.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peacefully and fruitfully in the beautiful environment of the campus provided one of the happiest periods in my life, especially after the turbulent years of World War II, followed by the nightmar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was a haven to me in many ways. Pleasant memories of the past often come back to me, of the days sauntering around the campanile and the evenings burning the "midnight candle" in the Gilman Hall library before midterms.

In America, I was greatly impressed by the allrou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private sector, which inspired me to establish or to help establish something at home, no matter how small it might be. In Berkeley, I met a fellow student, T.L. Whang, a Chemistry major, whose family owned a manufacturing concern in Singapore. He tried to interest me in working for him and, as his idea appealed to my adventurous nature, I accepted. The company, Lam Soon Limited, was a very small concern then but, due to the foresight of Whang and his brother, not long after I joined the Company we decided to expand to Malaysia, where the market was much bigger, and I was entrusted with the chief executive post of Managing Director. The beginning was most difficult, but through hard struggle, we became the first highly integrated company in the palm oil industry in South East Asia, with oil palm plantations for raw material and downstream factories for the manufacture of cooking oil, soap, margarine, fatty acids, and cocoa butter equivalents. We were the first in the fractionation of palm oil into olein and stearin, which marked the turning point of the Malaysian palm oil industry. We also have branched out into other concerns, such as canned food, soft drinks and cocoa plantations. Today, Lam Soon is a household name in Malaysia,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and we export to all parts of the world.

I do believe my chemical engineering training in Berkeley has helped me greatly in expanding our company, achieving efficiency and quality control of production, and utilizing up-to-date technology. I also believe that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a manufacturing concern, the top executive with technical education provides an advantage for his company's growth. I wish here to pay tribute to Professor Theodore Vermeulen, with whom I had frequent contact after graduation. I am sorry to learn he has passed away.

I won't say I am an entrepreneur, because I did not start the Company nor am I the owner. But I believe that for success a man should have vision and common sense, followed by diligence, willingness to listen, and cooperation with people. I wish to add: nobody can be happy without integrity and there by credibility.

Samuel Kam, M.S. 1953 · Director, Lam Soon Berhad, Ltd, Malaysia

马年春节欢聚一堂

——记甘李奖学金信宜同学会第五次聚会 梁谢军

马年正月初四，春光明媚，在浓厚的春节气氛中，甘李奖学金信宜同学会成员在兼万康乐中心欢聚一堂，成功地举办了同学会成立以来的第五次聚会。

上午，我们一起通过传真向甘尚武先生、李博士夫妇及林顺忠先生拜年。薄薄的一纸传真寄去了我们深深的祝福和无尽的思念。之后，甘尚武先生亲自给我们打来了电话。通话时间不长，但在场的每一位同学会成员都感受到先生对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特别是甘生对每位同学，无论是正在读书的还是已经出来工作的，都记得清清楚楚，甘生对我们有如对自己的孩儿一般关爱，那是一种真正的无私的爱。

中午，甘老师家成了欢乐的海洋。我们细细品味了丰盛的午餐。

下午一点半，我们在同学会会址兼万康乐中心举行了一个座谈会。为了让新同学更好的了解甘李奖学金的设立，甘尚平老师娓娓而谈，道出了其曲折动人的由来与经过。甘老师还给我们讲了同学会会址，即兼万康乐中心的历史。兼万康乐中心是为了纪念甘尚武先生的父亲甘兼万老先生而于 1988 年建成的，十几年来一直是归侨慕名前来参观的必去之处。后来就顺理成章成了同学会的固定会址。紧接着，会长梁响华向大家传达了甘生在电话里提出的对我们的希望，希望我们在学习上、工作上加强联系，相互间不断交流经验。

我们就怎么办好《思源》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梁响华认为，《思源》应该是同学会同学思想的写照，学习工作的汇报。当我们在开会，参观或其他时候，心中有什么感想都可以记下来。经过讨论后大家一致决定，以后稿件的收集工作分为两部分进行，一部分为在校同学的稿件的收集、整理与校审，另一部分是已经工作的同学的，分别要有各自的负责人。会议选定钟镭、谢虔为在校的同学的稿件的负责人，梁响华、黄孜系已出来工作的同学会成员的稿件的负责人，最后稿件交由梁响华校审，并且确定了截稿、审稿时间。会议还讨论了会长在前两次曾提出的办甘李奖学金同学会主页的设想。大家赞同先在“友联”校友录上注册 (<http://group.viafriend.com>)，以便更好的联络交流（注）。

两个小时就在欢快热烈的气氛中飞逝。当我们走出兼万康乐中心，“善天下，万古流芳”这八个字还久久在脑海中盘旋。

注：大家在“友联”注册之后，可以查找团体“甘李奖学金信宜同学会”加入，团体类型是同乡会。现在已经有 10 位同学加入了，目前我们的团体上有团体照片 2 张，还有通讯录一份，另外就是互相交流的留言。请还没有加入的同学有条件的话尽快加入。

梦里山水

王河生

我喜山水，却惰于行，甚至不屑于如今的山水之游。

因为现代人游玩山水，多是游“完”山水。

“玩”，观赏、体味。古人之游山水，一壶酒，三五知己，翩然于湖光山色之中。浅斟慢酌，或吟诗作对，或长歌迎风。抖落尘世喧嚣，忘却凡俗烦扰，醺醺然，融于山色变幻、波光涟漪。于缤纷落英中嗟叹人生如幻，于漫天飞花里感悟尘世浮沉。何其洒脱、何其逍遥！

现代人休假旅游，多参加旅游团，数十人众，背旅行包，挎相机，别BB机或手机，让导游牵着、领着，循一成不变的路线，于熙熙攘攘中随众而行。这种游览，多点到辄止。每至一景点，导游刚说“这是××景点”，众人争先举起相机，“咔嚓”、“咔嚓”拍个不停。在一片刺目的镁光闪烁中，容不得你细细观赏体味，导游已引众人马不停蹄赶下一景点。间或BB机、手机鸣叫，多为股市起落和单位事务，舍不了“丝竹之乱耳”，放不下“案牍之劳形”。此外，社团旅游行程安排紧凑，恍如赶场，走马观花。待游程结束，困顿疲惫，身心憔悴，谈何休闲、轻松？至于游览过的景点，仅在朋友同事前聊增话资，何来自身感受体会？

是故有感而发：现代人仅把游览当作一项任务，游完即可。少了一颗与世无争的平常心，少了一份无拘无束的闲情逸致。

更甚者，市场经济无孔不入，一众景点在商业气息的熏陶笼罩下，已面目全非。未至景点，放眼不尽的杂货摊。甫一下车，众多小贩蜂拥而至，竞相兜售，拽、扯、推、拉，无从招架。游览行程中，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伴至行程结束。许多自然景点，不知何时（或自经济意识普及之际），一道人工围墙已围至严严实实，顶上插玻璃渣、尖铁条，谨防攀越。入口处一张门票，景区内各景点再分门别类售以小票，名目林林总总。一些景点更以绳索圈围，以作“只可远观”之警示。景区周遭，饭馆、旅舍林立，吆喝经营声，声声入耳。望眼前禁锢隔离之青山绿水，瞻古人览山阅水之闲逸不羁，心下无端郁闷，兴致全消。

慨叹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已无觅处；姑苏城外，汽车的笛鸣和闹市的喧嚣已替代了寒山寺的夜半钟声；就连深千尺的桃花潭，恐也遍浮翻白的鱼虾，不能幸免。

只是在我梦里，依然不曾放弃，有那如画山水、如诗人生。

如果可以，我愿至那罕无人迹的深山，燃一堆温暖的篝火，与老猎人促膝并肩，畅谈大山的丰饶与慷慨；我愿至那世代与山歌为伴的山寨，寻那与情郎对歌的少女，分享她初恋的羞涩和喜悦；我愿至那漫天飞雪、惟余莽莽的天地间，与独钓一江寒雪的蓑笠翁一道，品味人生的落寞与清高；我愿至那“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湖畔，在落霞与孤鹜齐飞的世间绝景里浮人生一大白；我愿至那天蓝得如漂如洗的青藏高原，置身白雪皑皑的峰崖，望天际秃鹫盘旋，感悟生命的庄严与悲壮；我愿至那广阔无垠的大草原，策马驰骋于草天相连的碧波绿浪中，领略人生的纵意与豁达；我愿至那冰川涓涓的天山脚下，在牧羊姑娘柔婉的歌声里，体味生活的悠然与自在；我愿至那烟雨凄迷的江南，撑一油纸伞，踟躕于古老而悠长的小巷，看青石路板上，水烟弥漫，听濛濛天地间，雨丝淅沥，能否再逢那结着愁怨的丁香姑娘……

如果可以，我愿……

涂鸦人:王河生

变化了, 怎么办?
——读《谁动了我的奶酪》有感

《谁动了我的奶酪》一书风靡全球, 它讲述了一个简单的寓言故事。住在迷宫里的 4 个生灵: 老鼠嗅嗅、匆匆, 人类唧唧和哼哼, 守着一堆奶酪过生活, 突然有一天, 奶酪没了, 两个老鼠的做法是马上行动, 寻找新的奶酪。而人类唧唧和哼哼却陷入失去奶酪后的愤怒、埋怨、烦躁与怀疑中。最后, 唧唧终于醒悟, 与其空发牢骚不如采取行动。他成为寻找新奶酪的一分子, 并在寻找的路途上不断写下种种感悟, 于是成了奶酪哲学的经典要义。

众所周知, 所有事物都是不断运动变化的。随着科技与人类思维的不断发展进步, 与之相关的人类社会层面和应用领域也不断的发展变化。我们周围的工作和生活时时刻刻都在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正如《谁动了我的奶酪》书上所说, 变化总在发生, 变化是一种规律, 不可避免。

既然变化不可避免, 这要求我们学会用变化的辩证眼光看待事物, 学会观察周围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发现其中的变化, 也就是要学会“经常闻一闻你的奶酪, 以便知道它们什么时候开始变质”。只有学会了预见变化, 追踪变化, 并“随时作好奶酪被拿走的准备”, 才不至于在变化来临的时候目瞪口呆, 手足无措。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谁动了我的奶酪》这本书提醒我们, 拥有奶酪本身就是一种危险, 它会让你习惯现状, 不思进取。对此, 我们在享用现有奶酪的时候, 要学会提前考虑奶酪失去后的情况, 未雨绸缪。这倒和中国古语“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殊途同归。

当变化来临, 原来习惯的秩序被打乱了, 与你生活息息相关的种种都变了, 要面对的可能是糟糕的局面。愤怒、埋怨、烦躁、怀疑的情绪由此而生。我们应该有清楚的认识, 恶劣的情绪于事无补, 只有勇于面对变化的现状, 积极行动起来, 投入到新的工作和生活中, 才会找到新的奶酪。新奶酪永远属于最先行动起来的人。在变化面前裹足不前、墨守成规只会让你失去更多的奶酪。

中国加入 WTO 了, 中国的市场即将融入国际大市场, 整个国家的经济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机遇与挑战并存。在这里, 利润的奶酪是众矢之的, 为了瓜分更多的市场份额, 商家之间的竞争已不是“激烈”一词所能描述的了。我们在国际市场上要面对的是虎狼之师, 他们实力比我们雄厚, 经验比我们先进, 我们手上的奶酪岌岌可危。如果我们的企业还墨守成规, 不从根本上转变经营理念, 彻底改革体制, 学会科学高效的管理方法, 手里的奶酪必将被国际上的竞争对手一拥而上, 瓜分殆尽。以变应变, 方为当今社会的立足根本。进言之, 一个企业的战略目标光停留在如何在变化中保持现有市场份额上, 总是一种消极的做法, 有不思进取之嫌, 容易在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更为积极可取的做法是, 在保卫手上奶酪的同时, 我们也要勇于做一回强盗, 去夺取别人手上的奶酪。

《谁动了我的奶酪》这本书要追究的不是谁动了谁的奶酪, 而是在提示: 奶酪没有的时候, 人应该怎么办? 如果面对到来的变化继续固执于旧的观念和方式, 那么, 谁, 都可以动你的奶酪!

梦里山水

我喜山水, 却慵于、甚至不屑于如今的山水之游。

因为现代人游玩山水，多是游“完”山水。

“玩”，观赏、体味。古人之游山水，一壶酒，三五知己，翩然于湖光山色之中。浅斟慢酌，或吟诗作对，或长歌迎风。抖落尘世喧嚣，忘却凡俗烦扰，醺醺然，融于山色变幻、波光涟漪。于缤纷落英中嗟叹人生如幻，于漫天飞花里感悟尘世浮沉。何其洒脱、何其逍遥！

现代人休假旅游，多参加旅游团，数十人众，背旅行包，挎相机，别BB机或手机，让导游牵着、领着，循一成不变的路线，于熙熙攘攘中随众而行。这种游览，多点到辄止。每至一景点，导游刚说“这是××景点”，众人争先举起相机，“咔嚓”、“咔嚓”拍个不停。在一片刺目的镁光闪烁中，容不得你细细观赏体味，导游已引众人马不停蹄赶下一景点。间或BB机、手机鸣叫，多为股市起落和单位事务，舍不了“丝竹之乱耳”，放不下“案牍之劳形”。此外，社团旅游行程安排紧凑，恍如赶场，走马观花。待游程结束，困顿疲惫，身心憔悴，谈何休闲、轻松？至于游览过的景点，仅在朋友同事前聊增话资，何来自身感受体会？

是故有感而发：现代人仅把游览当作一项任务，游完即可。少了一颗与世无争的平常心，少了一份无拘无束的闲情逸致。

更甚者，市场经济无孔不入，一众景点在商业气息的熏陶笼罩下，已面目全非。未至景点，放眼不尽的杂货摊。甫一下车，众多小贩蜂拥而至，竞相兜售，拽、扯、推、拉，无从招架。游览行程中，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伴至行程结束。许多自然景观，不知何时（或自经济意识普及之际），一道人工围墙已围至严严实实，顶上插玻璃渣、尖铁条，谨防攀越。入口处一张门票，景区内各景点再分门别类售以小票，名目林林总总。一些景点更以绳索圈围，以作“只可远观”之警示。景区周遭，饭馆、旅舍林立，吆喝经营声，声声入耳。望眼前禁锢隔离之青山绿水，瞻古人览山阅水之闲逸不羁，心下无端郁闷，兴致全消。

慨叹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已无觅处；姑苏城外，汽车的笛鸣和闹市的喧嚣已替代了寒山寺的夜半钟声；就连深千尺的桃花潭，恐也遍浮翻白的鱼虾，不能幸免。

只是在我梦里，依然不曾放弃，有那如画山水、如诗人生。

如果可以，我愿至那罕无人迹的深山，燃一堆温暖的篝火，与老猎人促膝并肩，畅谈大山的丰饶与慷慨；我愿至那世代与山歌为伴的山寨，寻那与情郎对歌的少女，分享她初恋的羞涩和喜悦；我愿至那漫天飞雪、惟余莽莽的天地间，与独钓一江寒雪的蓑笠翁一道，品味人生的落寞与清高；我愿至那“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湖畔，在落霞与孤鹜齐飞的世间绝景里浮人生一大白；我愿至那天蓝得如漂如洗的青藏高原，置身白雪皑皑的峰崖，望天际秃鹫盘旋，感悟生命的庄严与悲壮；我愿至那广阔无垠的大草原，策马驰骋于草天相连的碧波绿浪中，领略人生的纵意与豁达；我愿至那冰川涓涓的天山脚下，在牧羊姑娘柔婉的歌声里，体味生活的悠然与自在；我愿至那烟雨凄迷的江南，撑一油纸伞，踟躕于古老而悠长的小巷，看青石路板上，水烟弥漫，听濛濛天地间，雨丝淅沥，能否再逢那结着愁怨的丁香姑娘……

如果可以，我愿……

如果，如果我不必在这现代社会依然为生计劳碌奔波的话……

大学两年

谢虔

不知不觉，大学生活就已经过去了两年。

中山大学的珠海校区位于珠海特区的市郊，后面是群山围绕，前面是大海碧涛，环境很好。但是远离市区，位置比较偏僻，被同学们戏称为“山中大学”，称这里的生活为“后高中时代”。无论如何，我们是这个美丽新校区的第一届新生，拓荒者，在没有师兄姐的指导下，我们按自己的意愿创造了自己的生活节奏，开拓了这里的校区文化，其中平凡而真实的小事，愿与大家分享。

虽说是“后高中时代”，但这里的学习生活毕竟与高中有了很大的差别。高中时早上六点多起床，那是真正的闻鸡起舞。在这里，我们把生物钟调了调，早上睡到七点多才起来赶八点的课，别以为我们懒了，只是我们晚上的睡眠时间调到了子夜之后。至于为什么这样，不为什么，这就是这里的生活节奏。而回到家被家人说是夜猫子，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这里的图书馆很具建筑特色，左右两栋楼宛如一本张开的书。泡图书馆是我们学习，尤其是写课程论文时的一种重要方式。馆里藏书丰富，环境很好，是最好不过的学习场所。这里不少的论著都是英文原版的，看着这些没见过的专英单词，我们就只有硬着头皮查字典的份儿了。和很多学校一样，图书馆的一大特色就是“占位子”。因为馆里位子少，同学们短暂离开，如去吃饭等，就会把书摆在桌子上，以示有人。所以我们会早去排队等开门，回报是可以在里面舒舒服服的呆上一天。在写课程论文时，很多同学都会引用一些资料的片段，但是我们有时会在一些自己想引用的段落旁边，很生气地看到有铅笔轻轻的写着“此段已用”，还有标注日期，这时就只有恨自己动作慢了。

听讲座是我们得到知识的一种重要方式。听一些老教授讲述他们的知识，平实的语言，深邃的思想，面对面地侃侃而谈，就好像是在听他们讲述他们人生的故事。追星现象在这里也存在，不过不是追歌星，而是各自学习领域的领头羊。那次杨振宁教授到我们图书馆开讲座，讲厅里可真是能用水泄不通形容。听一些成功的企业家的讲座，是我们接近社会的一种方式。那次华硕的总裁来做讲座，让我们觉得自己在接近那个成功的企业，当然听众中也有人是觊觎讲座中送出的那块华硕电脑主板。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同学们都很注重自己锻炼。晚上十点到十一点这段时间，在灯光昏暗的操场上可以看到很多同学在跑步、拉力、跳远、打球。晚练的同学们都在默默地提升自己，希望有一天一鸣惊人，更确切的说，就是考体育要及格。

“课桌文化”也是大学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课桌上小小的文字，其实是很多同学内心的宣泄。几个颇具名家风范的，几句俏皮话，几段难登大雅之堂但别具韵味的小诗，都让看到的人会心微笑。但是这样虽然并无损课桌的使用，但有损课桌整洁，所以这种文化一段时间就会被清理一次。

宿舍夜话是我们交流的一个重要途径。晚上关了灯后，我们经常聊天，有时会说到深夜，从理想人生到吃饭穿衣，天南地北，各抒己见，无所不谈。在校园网上流传着一部自拍的小电影“清华夜话”，述说了同学们在工作、考研、出国等等前途方面的见解和目标，以其真实性和趣味性得到我们的喜爱，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当代我们大学生的人生观。

在珠海“山中大学”的生活乐也融融，宛如世外桃源。我们可以在这里取得一份难得的宁静，可以在不被干扰的环境中学习。但是由于这里与繁华都市之间的距离，感觉自己在社会交往、实际工作等方面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锻炼，不过我相信，我们回到中山大学的广州本部后，肯定能够得到足够的锻炼，逐步融入社会这个大家庭，开创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

回首大一

钟镭

时间过得很快，一眨眼，我的大学生涯不知不觉就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了。

回头看看自己在过去的一年里走过的路，看着自己在成长的道路留下的痕迹，或深或浅，或清晰或模糊。感觉着自己一天一天地长大，心中不由得感慨万千。

从过去坐井观天的井底蛙，到现在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渺小与无知，从过去的心高气傲到现在的虚心请教，从过去经受不起一点点风雨到现在可以平静地接受各种的挫折，我知道我正在变化，正在长大。

独自一人，细细思索。。。。。

要得到，就必须懂得放弃

记得刚刚入学的时候，自己满腔热血，总是企盼着自己在每一个方面都是出类拔萃，于是在面临许多选择，许多矛盾的时候，自己总会有一种茫然失措的感觉，大学的路，人生的路，我究竟应该选择哪一条？

通过和来自祖国各地的同学的交流，我惊喜的发现，原来每个人都有着自己一段光辉的过去，每个人都有着自己闪光的一面，而我自己，也存在着令别人羡慕不已的特长。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每个方面都优秀，但是我们可以尽力拓展自己的特长。一切，只要尽力。

别人拥有的优点，我们可以学习，可以欣赏，但是不必强求。而懂得自己最需要什么，才可以真正地成为一个杰出的人。

于是，我放弃了学生会主席选举，因为我觉得在大一这一年里，我最需要提高的不是自己的社会实践经验，而是自己的学术文化修养。放弃主席的竞选，意味着我可以有更加充分的时间去钻研，扎扎实实地打好自己的基础。但是，我依然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去锻炼着自己。我担任班长，是学院辩论队的一员，参加美食节的烹调比赛，获得亚军。参加学校的足球比赛，获得冠军，参加学校排球比赛，获得第四，参加 ACM 程序设计比赛，取得第十三名。

蓦然回首，我惊喜的发现，原来我得到的比我放弃的要多得多。

踏实，再踏实

我们的专业是信息与计算科学，因此，对数学的要求特别高。所以我们的数学课程也要比别的系多，比别的系难。但是，数学的实际用途是很难显示出来的。因此，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之中，我也曾经有过疑惑，到底我应不应该狠下苦功来学这门看起来没有实际用途的课程？但在听了我们系的资深教授的讲座，听了师兄师姐介绍了经验之后，心中的疑虑逐渐消失了。

其实，在大学学到的许多东西要说实际用途真的没有什么。但是，它们却是我们以后迈向社会之后的基础，没有基础无疑相当于在浮沙上构筑高台，不但建不高，而且随时有倒塌的危险。

学习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种精神享受，而且，往往是那些不问回报，踏踏实实地学习的人才会真真正正地享受到学习的乐趣，也往往是这些人才真正获得学习的回报。

心中的疑虑消失了，数学的成绩也就突飞猛进了。数学分析的期末总评为满分，线性代数的期末总评是 95 分。而且，扎实的数学基础也在我学习程序设计的时候开始发挥着重要的功用。

其实，在很多时候，不问回报地付出，才能收获得更多。

难忘的经历

陈灿

为迎接“5.4”中国青年节及共青团建团80周年，广东电视台承办了一台9省区共青团80周年晚会。其中有9所高校的大合唱，我幸运地加入了华南理工大学的合唱团。

开始我以为这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排练开始后才发现什么叫“台下10年功，台上3分钟”。排练是在广州体育馆进行的。从中午一直到晚上，在火热的天气中，我们仔细听着副导演的命令。开始时只有简单的“起来”，“坐下”。虽说简单，但一所学校几百人，9所5千人，要一致还是困难的。光是这个动作我们就练了半个小时。再下来就到合唱了。由于我们学校准备得不充分，很多人没有背熟歌词，所以唱的时候有不少只张口不出声。“停”导演一声令下，“你们知道自己在唱什么吗？要是这样唱法，当摄影机一转过来时拍到一个假唱的同学，有多难看？”严厉的语气中我才明白台上那几分钟的要求多高，滥竽充数是上不了台的。

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在排练中加入了手势及动作，6首歌都有不同。真烦，看来演员的饭还真不好吃，我们才6首歌就那么难练。

下午的时候我们在歌中又加入了口号。这一下来得突然了，我们的队员在放音乐时老把时间搞错。“停”导演又一声令下“你们要在放音时，在心中数着1234，1234，到第8拍时就喊。”我们只好又开始枯燥重复的练习。每一次都伴随着一声“好”或“停”。直到把喉咙都喊哑了，汗水满脸时才听到导演说了一声“够整齐了，”我心中一喜，心想终于结束了。那知道他又说一句“但不够大声。”有同学小声说“喉咙都哑了，还不够大声。”只听到导演又说“到晚会时是你们面对广大的观众，这么点声音能体现出年青人的气势吗？”我们于是又开始了练习。“大声，再大声。”他说。我们的声音放大，再放大。直到汗水满脸，疲倦不堪。

这一天，我们反复排练，直到晚上10点半。

晚会的那一天晚上我们带着汗水换来的自信，完美地展现了我们青年人的风采。

事情虽然过去了，但排练时的艰苦与一丝不苟还留在难忘的经历中。“台上3分钟，台下10年功。”一点也不假。

一次当法医的经历

陈润泉

在一年的医学生的学习生活中，我接触到了许多常人接触不到的东西，见了许多以前不敢去看，看了就怕的东西。作为一名临床医学生，接触人体的“零件”和尸体是必经阶段。但一次偶然的机，让我当了一次法医，却让我记忆深刻。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上午，本来我们上完三节课后就可以回宿舍了。这是有个同学说：“听说今天法医楼有法医验尸，我们去见识一下吧。”我想，反正人体解剖学我们已经学过了，去增长一下见识也好。于是我和几个同学拿上白大褂，就赶到法医楼去。

刚走进验尸房，便瞥见正房边放着一副铁担架，上面用白布蒙着，分不清是男是女。三个法医官正在穿着手术用的塑料衣服，一脸疑惑的望着我们：“你们是不是学法医的学生？”我们说明了来意。一位年纪较大的法医官对我们说：“好，既然你们有这么大的热情，就让你们增长一下见识吧。快换衣服，别把自己的衣服弄脏了。”

等我们换好了衣服，原来摆在地上的尸体已经摆上了验尸台。那个法医官又对我们说：“你们留下三个帮我忙，另外三个帮另一个老师的忙，外面还有一具尸体。”于是，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就出去把尸体抬了进来。尸体和担架大概有二百斤重，我们几乎承受不住。尸体上身赤裸，头上有一片白布蒙住，全身浮肿，摆动时，腹部一晃一荡的，好像腹内充满了水一样。

我们把尸体抬上验尸台，指导我们的法医官就还是说：“你们看，这女尸是死于难产的，小孩保住了，但大人却死了。”他指着尸体的腹部：“里面肯定有五、六升的血水，”又指着尸体上一些浅红色的斑块说：“这些就是尸斑。这具尸体的尸斑，并不如那具的明显。”“尸斑”？果然有尸斑这一回事，以前听说过，但总以为是假的，上人解课时的尸体又全给福尔马林泡过，看不到，没想到现在终于被证实了。

他又开始说：“好，现在我们动手吧。执笔式用刀自三中线从上而下的把皮肉切开，记住，要绕过肚脐！”说完，用手模拟了一下。我拿起手术刀切了下去，头立刻感到一阵昏眩。这与上人解课时的感觉完全不同，好像时切在活人身体上一样。“然后贴着骨头把肌肉与胸骨和肋分离。”尸体冰冷，只有几度，好像是刚从冰柜里拉出来的。“用刀把软肋分离，注意，第一肋要斜着切才比较容易切断。”把胸骨拿掉后，尸体的内脏已经全部暴露出来了。胸腔内也充满了血水，我们用一把勺子把血水勺到一个盆子上，并记录数据。接着我们把肺、心脏、肝脏、脾、肾等器官切下来，另外一个法医官检查、量度、记录、贴上标签并照相。

当解剖到腹部时，里面也充满了血水，共有六升多。这时我们看到一个15cm*10cm大的子宫，半边已经充满了淤血，这显然是小孩刚生下来不久她就死了，子宫还没来得及复原。法医官也进行了他的例行检查程序，然后对我们说：“这就是她死的主要原因，子宫大出血，这是由于非法接生导致的。”

检查完内脏，法医官用手术刀把尸体的头部割开一道长缝，然后把头皮往前面一拖，露出了大部分的颅骨，而死体的整个脸已经被头皮盖住。他用锯子和骨钳把颅骨打开，把大脑、小脑、脑干整块提起，并剪断连着大脑的十二块脑神经，然后把大脑和小脑托在手上，用刀切成几块，观察是否有病变。然后又把这些东西放回颅内，盖上颅骨，缝合头皮。接着是我们把内脏全部放回胸腔内，缝合切口，把尸体重新抬上车。换好衣服后，我们就离开了验尸房。

这件事让我一尝法医的新鲜和辛酸，更让我亲身体会到母亲的伟大和国家狠狠打击非法接生的必要。

生命如此匆匆

——怀念熊光灏老师

日前惊闻噩耗，原在中山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留医的熊光灏老师，于 22 号悄然离我们远去。这个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眼前晃来晃去的都是熊老师那张略带黝黑的瘦削的脸。

92 年的初秋，信中迎来了新一批的学生，也迎来了刚从华南师范大学毕业的熊老师。同是 Freshman，只不过是位置不同，我们作为学生，面对新老师，自然要轻松的多；但是熊老师一来刚刚毕业，二来白话说得不好，逗得大家都乐呵呵地笑。熊老师一见我们笑他，就更紧张了，往往停下板书，脑袋像个装了弹簧的小球，晃动的问我们：“我又讲错什么了？”我们被他的动作和发音，笑得更厉害了。熊老师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往往不了了之，转身板书。不过这招挺灵的，这样一来我们又慢慢地投入到听讲当中。

熊老师很注意我们的意见，并且能虚心接受。平时他穿着很普通，近乎不修边幅，我们有的同学在教师调查表对他的缺点中提到了这一点。信息反馈后的第一节课，熊老师下穿西装裤，上穿一件崭新的白衬衫，走进了教室。我们惊诧于熊老师一反常态的整齐英俊，都哗了起来。熊老师一见我们起哄，又开始紧张了：“我穿的还不够整齐么？”

“哪里，简直帅呆了。”

“好看的很呢。”

“比平时英俊多了。”

我们读高一的时候，住在靠近师范的那排宿舍。熊老师则在我们下一个台阶的那排宿舍，非常的简陋。熊老师因为刚刚分到这里工作，朋友没有几个，周末的时候，往往到我们宿舍去串门，大家一块聊天，熊老师没有半点老师的架子，对我们都像朋友一样。有时候我们还一块打牌，不过一般都不会太久，因为晚上的时候是要熄灯的。有一次我们打在兴头上，就跟他谈：“熊老师，你的宿舍晚上有电，我们到你的宿舍去一块打牌吧？”熊老师刚开始的时候不是很乐意，说第二天还要备课，还说警卫一样回查他们宿舍的，但是拗不过我们的软硬兼施，最后还是答应了。好些周末，都是在熊老师的宿舍中打牌度过，熊老师一般开始的时候打，但最晚 11 点，他就要睡觉了。我们就只好再去叫一个人凑数，在熊老师的鼾声中继续奋战。那些周末，过的是那么的快活。

还记得那个愚人节，我被一个同学告知：“熊老师在级室有急事找你。”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个伟大的节日，傻乎乎的跑到级室，一边走还一边想：熊老师找我干吗？而熊老师正在认真的批改作业，我傻乎乎地问：“熊老师找我什么事情？”熊老师却说：“没有啊？”我一想不对，赶紧回去找骗我的同学算账。在走出级室的时候，听到熊老师低声的自言自语：“今天怎么那么多人没有什么事情，跑来找我？”呵呵，原来上当的不只我一个。

时间是如此匆匆，我们升上高二、高三，后来又离开信中，然后到了外地去读书，和熊老师打交道的机会几乎没有了。只是在同学那听到一些消息，熊老师结婚了。再后来，听说熊老师添了个儿子。今年国庆，我们几个同学相约回信中探望以前的老师，得知熊老师正在留医的坏消息。熊老师经济环境并不是那么的好，这个我们是了解的。当时还说，要给熊老师凑点钱，多多少少表明我们的心意。没有想到，熊老师他再也等不到这一天了。无情的病魔，夺走了我们敬爱的熊老师的生命。

生命是如此匆匆，熊老师刚到而立之年，上有高堂，中有娇妻，下有幼子，正应该是干一番大事业的年纪，而他却悄悄离我们远去，走得如此匆匆，留给家人的是无尽的悲痛，留给我们的的是满腔的遗憾。

痛定思痛，痛何如哉。既然生命是如此的无情，我们还应把握我们有限的今生，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谨以此文，献给我们的挚友，我们的恩师熊光灏老师。

梁响华 2000 年 11 月 24 日